



## 从三大件到“新四大发明”

自行车,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是人人称羡的结婚三大件之一,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,街上形成洪流般的自行车大军。

中国,也一度被称为“自行车王国”。

那时候,关于自行车的记忆是这样的:刚买了新车没三个月,丢了;骑车去了偏远的地方,车链子掉了安不上,吭哧吭哧蹬了四里地才打车拉回来;隔十天半月去车摊上保养自行车,或者干脆拿起钳子扳手的自己动手修。

后来,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,汽车走进了家庭,自行车才渐渐被冷落在了车棚里。

共享单车出现之前,人们从未设想过有朝一日能在大街上随时随地租车骑走,也经常担心出去办完事,回来车子没了。

中国人生活中越来越高的科技含量让外国友人津津乐道。在一项由“一带一路”沿线20国青年参与的评选中,高铁、支付宝、共享单车和网购被称作中国“新四大发明”。曾以古代“四大发明”推动世界进步的中国,正再次以科技创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发展理念。

共享单车真的是太方便了,几乎解决了家用自行车以往所有的槽点。

一夜之间,满城尽是小黄车、小绿车、小蓝车……车铃声代替了喇叭,“自行车王国”重装归来!许多年不骑车的人们,又扶把跨上了车子!能想到这个点子的人真牛啊!



## 感悟人生 倚杖柴门外

包利民/文

中年的光景,回忆如黄昏的鸟,总是不期然地飞来,栖落于渐老的生命之树上,洒落许多斑驳细碎的光阴。

经常想起故乡的一个老人。那个时候,他很老很老,而我却很小很小。他老得要扶着一根木杖行走,白发萧萧;我小得跌跌撞撞地奔跑,无忧无虑。我不知其年岁,据说他是当时村里年龄最大的老人。每天傍晚,当斜阳的足音敲红了大地,他便拄着杖慢慢走出来,走出那扇破烂的木门,然后站在矮墙边,白发在风里抖动,影子长得像一生的故事。

他的目光掠过布满牛马蹄痕的土路,掠过村西那片年轻的杨树林,在广阔的黑土地上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。他的许多老伙伴,已经长眠在这片土地上。白发故人稀,他轻轻地叹息融化在长长的晚风里。他的身后,经常跟随一条黑狗,同样走得很慢,仿佛寂寞与寂寞的相伴。偶尔,他会和一两个老人一起站在那儿说上几句话,更长的时间却是沉默,身后的树上,一群麻雀如往事般乱飞。

有时候会想,如果我活到了那把年纪,是不是也会寂寞如秋。我会喜欢那样的时候,倚杖于柴门之外,临风而立,让目光徘徊于天地之间,而往事却穿行于心里。若逢春朝,即使梨花对白头,即使心底有太多的沧桑变迁,也会有着一丝欣喜吧?若是夏夜,长风流淌,繁星如梦,回望一生的际遇,也会温暖一种思绪



吧?若处秋暮,虽草木摇落,却不黍飘香,此身虽老,亦有所获,该会有一些欣慰吧?若在冬午,暖阳映雪,大地皆银,虽风寒如割,亦能品咂出一种怡然吧?

一切都是想象,我不知道,要在尘世中奔波多久多远,要历经多少悲欢离合,要适应几许荣辱浮沉,才能于暮年倚杖而立,笑着风烟。那是一种脱离了欲望的悠然,是一种渡尽劫波的超然。

而我却知道,不管有着怎样的经历,或一帆风顺,或坎坷淹滞,或默默无闻,或辉煌灿烂,到了那个时候,许多曾经在乎的、曾经追求的、曾经死守的,也都该放下了,心里也会空空的云淡风轻。也许也会有着幻想,如果一切重来,在某个时候,是不是会有另一种选择,会不会有另一番因缘际遇。俱往矣,才明白,生命终会归于平静平淡。就像那一刻,孤独地站在柴门外,只有晚风解读着心情。

中年的我很容易慨叹,而老年的我可能却连叹息也淡趋无。那么多的岁月都已从身畔流走,那么多的过往都已化作云烟,回归了生命的本真,该会有一种大愉悦。

就像儿时的我总是喜欢看那个柴门外倚杖而立的老人,那个时候,可能除了头发、年龄、经历,我和他的心,会有许多相同的地方。我是无忧无虑,他是万事不萦怀,我是看一切如初生般纯净,他是看一切像流水般清澈。一个是原本的真实,一个是返璞归真,都是生命最初的那种美好。

所以,忽然觉得,老之将至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,既然人人皆有那样的时候,那么就努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更真实一些。就算老态龙钟,就算白发如雪,也要拄着木杖,安静地站在柴门之外,在四时里的每个晨昏,用目光,用心情,渲染最后的时光。

## 兴来独语 远方的诗

马行西/文

新疆远,新疆也有诗。正像我们常说的“诗和远方”是并生并在的。

李白的《关山月》很有名: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,吹度玉门关。”这首诗中,西域风物的苍凉、辽阔、美艳、朦胧,描写得很到位。李白的祖籍就在西域,甚至还有他出生碎叶之说。总之,他与西域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。他的诗如此豪放、雄奇、瑰丽,似乎确有西域天高地阔的自然基因。

唐人中,写西域诗最多的是岑参,他的诗流传至今的就有十几首。不但多,而且好,脍炙人口者如《逢入京使》:“东望故乡路漫漫,双袖龙钟泪不干。马上相逢无纸笔,凭君传语报平安。”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入手,道尽戍人的乡思和边关的困苦。再如《碛中行》:“走马西来欲到天,辞家见月两回圆。今夜未知何处宿?平沙莽莽绝人烟。”策马月余,仍在途中,西域的空旷荒寂跃然纸上!岑诗中更多的是雄奇:“轮台九月风夜吼,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”,可谓惊心动魄!而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浪漫,则不知其为天上还是人间。

岑参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动人的诗句,绝非凭空想象,而是有实际生活的。他长期在西域工作,先在安西都护府任书记,后在北庭都护府任判官。这两个机构一个在轮台,管理南疆事务;

一个在吉木萨尔,管理北疆事务。天山南北,都留下了岑参的足迹。他的履历甚至还留下了文字记载,北庭故城曾出土文书残卷若干,其中一张残纸上字迹赫然:“岑判官领马料五十斤”。

汉唐以降,中原王朝国势萎缩,对西域鞭长莫及,丝路阻断,人流不畅,遗诗较少。当然有元一代,西域尽在舆中,一则光景不长,二则只识弯弓射雕,自然稍逊风骚。明代虽设哈密卫,但管理十分薄弱。迨至大清,中央政府再度君临西域。康熙帝平准噶尔,乾隆帝灭和卓木,左大帅扫阿古柏,先设伊犁将军府,后置新疆省。莫说大清丧权辱国,相当时间内也曾“气吞万里如虎”。“塞防”“海防”之争的时候,西北虽有危机,但西太后还是做了一次明智的决断,最终保住了新疆。

大清把新疆作为充军发配场所,成千上万的重犯越沙漠涉流沙前来服刑。其中最著名的,莫过纪晓岚和林则徐。纪晓岚虽才高八斗,但天威之下他的才一钱不值,照样新疆的干活!他在乌鲁木齐待了几年,似乎并未受到什么虐待,反而生活潇洒,还写了《乌鲁木齐杂诗》一册,流布人间,计有绝句一百六十首,对当时乌鲁木齐的山川风物、市井生活、农商出产多有生动翔实的描述,虽无不朽金句,却有宝贵

史料。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触怒列强和朝廷,从遥远的广州来到新疆服刑。他比纪晓岚走得更远,越过乌鲁木齐一千五百里,走到伊犁!从广州到伊犁,中华版图上东南角到西北角,不知这算不算中国刑法史上跨度最远的流刑。在儿子的陪伴下,林公坐着牛车行了一年半时间,沿途晓行夜宿,备受艰辛。即便如此,他每天晚上都要点上油灯,呵开冻墨,记下日记和诗篇。出阳关进西域,写下系列“塞外杂咏”,下录一首:“天山万笏耸琼瑶,导我西行伴寂寥。我与山灵相对笑,满头晴雪共难消。”诗中看不到怨天尤人,看不到哀伤低迷,而是纵情自然的旷达乐观,心系天下的忠贞坚强。诗人不幸新疆幸,这些贬客骚人给荒僻的西域带来了血性文字,带来了家国情怀。

远方有诗,诗在远方,到远方去寻诗吧。当然,在远方写诗更过瘾。

